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亦玉堂稿卷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校對官中書臣葉𤋮

謄録監生臣左熙世

謄録監生臣任鑑

赤玉堂稿卷九

明 沈鯉 撰

與元輔議處楚宗書

門下處楚宗罪稍為過嚴不肖以遠避嫌疑不敢開口今已畢矣惟敘功一事猶有可言者僕不敢不盡其愚竊聞記云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法固然矣至於公族有死罪則云磬於甸人解之者曰磬謂縊殺之如磬之懸

於架上也甸人掌郊野之官不於市而於甸者隱之也故又曰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於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絶也其解之者則又曰慮有斟酌審處之意法不得不行而不刑之於市必刑之於甸師隱僻之處終不使國人見之而談吾骨肉過惡者一何其情意藹然也若明彰其罪而布天下使人耳目之或論功行賞而凱歌盈道路彤弓示慈惠嘉異姓以薄同氣

得無與記所云云者大相反乎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此猶自凡民言之也天潢一派孰非我太祖之親子親孫也當其行刑之時祖宗在天之靈豈獨無戚慘哀矜之意乎奈之何其以賞功行之也夫論功行賞者慶典也執訊獻馘敵王所愾以施於闕則然也宗族信有罪而伏法矣可遽以闕外之乎或曰宸濠不嘗有已事乎夫宸濠起兵以叛直指留都罪惡已著天討宜加及其就擒尚不使身首異處楚宗偽檄真否

猶未可知安可與宸濠同論如曰不賞則無以勸方來而作人勇敢之氣則請為變體行之不以下兵部而下禮部議之其文臣有勞者行吏部紀録武臣有勞者行兵部紀録士卒有勞者行各該地方官優恤不以賞為言而賞在其中不以恩廢法而法常行於恩之内其視彼凱歌露布喜談樂道者雖同行而異情矣蓋區區鄙見如此不識有當於門下採擇否敢以備一得之愚絰頓首

協恭約 有引

余濫竽密勿適首揆在告日久未出憂形於色或勞余曰何慮之深也曰以任重則又曰子惟不達於任之為義固宜其悄悄至此矣獨不聞烏獲之語其弟子乎烏獲以力聞天下一日而治任遠行其諸弟子後隨之行至乎中途欲息焉而命弟子代其任弟子居前者一人試以其任置肩上而背僂不能伸足前移後却不能定齒齗齗外向上下相切若有所痛苦不堪者而蹙然向

烏獲求免焉烏獲曰何為其然弟子居前者跪言曰吾師以力聞天下故能勝此任若折枝諸弟子孱然而任師之任不亦蚉負山蹇適遐嬰兒扛千鈞之鼎乎有仆而速斃耳烏獲曰不然吾以獨子以衆吾任以一人之力子任以衆人之力積少以為多合異以為同子之力亦吾之力也何重任之弗勝而道遠之不可致也諸弟子猶未喻烏獲乃為之署置之擔前後施兩翼翼各以一梃梃各置數十人若編磬若貫魚若雞之連棲者各

受任已定烏獲一振策而鼓之諸弟子前者呼後者應上下山原如履康逵也不終日而遂達所適之域而解任以復於烏獲且跪而請益焉子亦有秘術乎烏獲曰吾何術可秘葢任之為義曾國之聖人言之矣人一能之已百之彼所謂百者百其力吾所謂百者百其身也鄉所云積少以為多合異以為同者此之謂也余因是有悟乃作協恭約以諗諸同為王臣者其辭曰世所稱同寅協恭者各以一寮寀為言此百司庶府之事非相

臣之義也相臣以天下為已任將百寮俱爾瞻固宜以身為表儀而糾其師師濟濟者以羣効其力各輸其技而協贊乎一人此相臣之所同寅也詎以密勿外即非其同寅之地二三輔弼外即非其協恭之人乎令而後其同心戮力肩此重任如烏獲之勉其弟子者庶幾其可乎約大小凡十事

一曰誠心為國夫既為王臣其所任之事亦誰非為國事也惟此心稍不盡則不能視國事如家事而苟且塞

責天工弗亮與曠官等爾吾所謂誠心者其殫厥心力矢恭矢慎而可乎

二曰誠心為民夫元后作民父母吾今為朝廷理國事無非為民者其尚思吾愛吾赤子若何所謂如保赤子者又若何而務使上德宣下情達無一事不底績無一物不得所而後可稱民父母不然終虛文塞責而有愧代天理物之義矣

三曰公好惡相臣以人事君則知人薦賢其急也而知

人豈一耳一目之力吾君以四目四聰寄之我我亦以兼聽並觀寄之人故令玆有所諮訪者將為國進賢也而非以行一人之私也有如諸公以愛憎毀譽而誤我我亦以諸公之愛憎毀譽誤朝廷則賢才之不得進用雖吾有蔽賢之罪也而其端不自我始也不才不賢者之進用雖吾有誤國之罪也而其端亦不自我始也故約與諸公無隱無誤焉葢古之諸侯各貢士於天子適有賞不適有罰吾今亦惟恐不適也故日勤咨訪而欲

以夾袋記之惟諸公贊我

四曰集衆思宰臣之職秦誓一个臣柳子厚梓人傳較然矣然非予寡昧所能也令而後將耕以問農織以問婢其庶幾集衆思而廣忠益乎顧非講究於平時何能斟酌於臨事缾之罄矣惟罍之恥吾將以諸公為缾也而賴以擴視聽廣聞見以調適其酸鹹而不至有罍之恥者則諸公之以也其庶無我棄

五曰省繁文年老精神如積貯斗粟百錢俱欲寘之於

得力之處今既以一身酬庶務又復以繁文困衰年是為作無益以害有益也故今與諸公約凡稱以公事來辱者一入門便即述所欲言之事不必為寒暄套語其在外鎮廵諸公以下有緘言見詒講論公事者一開口便即陳所言之事不必為繁縟之文以費目力為駢偶之詞以煩思索即所上封事當發閣票擬者亦須念一日萬幾冗則有滯取達意而已

六曰戒苞苴各官遷轉自有公道上焉者論材品次則

以資序令後文武兩銓衡必求平鑑必求明務期抑躁競振淹滯以轉移世風使士知自重士亦須以義安命雖久次不遷不無鬱鬱亦恒以遲發晚茂强自寬解此士人之節也如必以資俸之久而哀籲於當途要津以筐篚之儀而望人舉手投足則既以自壊且壊士風所宜深戒

七曰省燕會親戚朋舊偶一燕集亦自人情若流連光景卜夜爲晝或食前方丈演劇狎優不但於體貌不雅

抑且倡淫侈之風非憂國奉公之義也記有云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士之恥也令四郊雖幸未至多壘而人心離散閭里蕭條萑葦嘯聚固亦為壘之漸也燕薊以南長江以北鴻鴈哀鳴流離載道亦可謂荒而不治矣若猶復泄泄沓沓無改於舊士大夫以戲豫成風小民亦相效成俗視危為安以憂為樂又何以啟主上惕厲之心乎茲所關非細故也自今後願諸公憫天命而悲人窮其情不容已者不妨以一飯

敘濶一切張筵高會則悉罷不舉以此格君以此悟主將禹湯罪己之詔其或有時而下聖明與民更始之治行且躬逢其盛乎

八曰恤驛遞朝廷設驛傳以報軍情置遞運以供轉輸非以供官游私用也邇來非奉旨馳驛奉勅公幹者亦擅用驛遞夫馬縣次續食已屬違禁乃又盛張鼓吹廣列前茅喧闐道路以為觀美而頓使民間疾苦徹於肌骨驛騎倒死接乎道路寧獨忍乎願諸公體之

九曰真心修省往見天變民災奉旨修省者不過以青衣角帶支吾了事而猶復治具相招式歌且舞如無事然此適足重天之怒耳其安可回天意耶獨不思省者省既往之過而痛自克責修者去其過以復無過舍其舊而新是圖也故必如大舜之號泣於旻天如人有疾病而設壇建醮以圖懺悔如獨行荒原曠野之中而適遇疾風暴雨震雷急電不敢有一毫邪心而後為真也益天人之相去懸邈矣且適當震怒之時不哀懇則不

足以動天心不協德則不可以徹冲漠故桑林之禱雲漢之瞻皆帝王修省之事也猶兢兢業業至此而況臣下乎此修省之所以貴真也

十日真心齋戒各衙門官員遇郊廟大祭雖齋宿公署却都乘相聚之便治具為樂讙呼徹夜不但欺君且欺神且欺天矣天神可欺何不可為葢齋以言齊思慮之不齊而戒者匪但戒其不謹之事亦戒其不謹之心嬉戲肆慢無時其可也而況其上交天神乎

右十事或有關時務或指陳時弊非强以甚高難行之事也若輔臣倡之而身為表儀偕歸大道豈不亦師師濟濟之盛哉奈何獨以其二三輔弼自稱同儕而其餘寘之膈外也詩云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於天子葢一人之下俱稱同寅所以尊君也合天下之力以為力合天下之明以為明而無一人不與者所以為相臣之協恭而不自狹小也其斯為同任烏獲之任與

續協恭約

一曰格君者以其象夫象非圖象之謂也以時事艱難之狀臣庶憂恐之情著而爲象使人主見之而惕乎不敢自寧也此格君一大機竅也或曰心膂耳目之臣憂治危明之疏連篇累牘不能回天聽之一二區區迹象遽能悟主哉余謂不然蓋論理則言精而象麤論事則象真而語晦如使爲元臣者能身先庶位痛自克責如禍亂之在目前而露居野處惡衣糲食爲不欲生之狀由是而百爾有位孰不象指都城小民孰不知戒如斯

景象人主有不聞不見者乎既聞且見有不憂不懼者乎不言之言不諍之諍而有格心之益此象之所以為真也乃令大小臣工泄泄沓沓方日以宴樂為事都城小民相觀而化亦皆以奢侈成風人主尊居九重之上止見為豐亨豫大何從有憂勤惕厲之心哉余以時事艱難之狀臣庶憂恐之情著而為象而以為真境者謂此一日進諫者求濟事近年國家多事臣子之憫時憂世者各欲攄其忠藎有所獻納而諫説始繁疏既繁矣而

又復絢以文采增其枝葉飾以僻字人主一日萬幾御覽難遍遂不免多有留中此事之所以不濟也夫臣下每上一封事兢兢業業惟恐不行而乃務美觀不求濟事此誰之過與諸公誠以是兩端就中較量宜有盡忠不盡忠之別竭誠不竭誠之異勿徒曰吾謀適不用也

一曰奮武者取其同盩自文武分為兩途章縫之士於武人多厭薄之以致其無所容身愈趨愈下其不然者則視為奇貨而資之以潤其囊橐或薦引山人術士挼

踵轅門多所需索彼不剥削軍士其將安所取給哉故武備之不修者非盡武人之罪而文吏亦預有責也自今宜剖破藩籬視為一體時常以古昔名將忠義勇敢燕然銅柱之勛與之相期而不與之私昵其為介胄者亦須自知矜重必以長鎗大劍為可以定亂除殘而不屑毛錐之無用且時將本等武藝相聚講求營壘有暇則縱擊狐兎共甘苦恤疾病弔死傷與同一體凡一切迎送之煩不急之務如近年元宵火礮時鮮果品閒關險

阻遺當道者俱止不行猶有行者縉紳引大義以拒阻之如是而武弁猶不增氣武備猶不壯觀者未之有也一曰悟君者先反己每見都下縉紳言及皇上不納諫便道聖意為猜疑臣下沽名市恩故多以智術馭臣下而不思我為臣子原有不盡忠竭誠之處皇上聰明睿知如何不看得出既看得出如何不猜疑令若欲九重之上撤去此意肯聽納臣下之言必須為臣子者先聚精會神同心一德感格聖心若山澤中發出雲霧㴠然

四溢直透於蒼蒼之表則天道自然下濟天澤自然及物而為天地交泰之時斯可見泰交之本起於臣下之盡忠而不可懸空以望於君上也

戒私黨説

甚矣相天下者之不可小用其心也夫六合之内四海之外吾不知幾千萬里中所生聚林林總總不知其幾億萬人人各有愉適痛痒從違好惡不知其幾億萬狀亦各有紛紜變化是非可否不知其幾億萬端而皆總

之於吾君之一身吾君猶謙讓未遑而任一家相與之共理夫所謂家相者亦不過林總中一人豈能於六合之內四海之外足跡皆徧豈能於所謂林林總總者悉家喻而戶曉之哉總不過恃此一心可通乎億兆人之心而心所可通者不過此理理所可通者不過此情情所可通者不過一至公無私乃令先以一黨字橫隔其中則方寸已先有物矣心既有物則一腔之內六鑿相攘一室之中婦姑勃谿將一身一家且不治安能使天

下之人上下四旁前後左右無不如一安能處天下事使輕重疾徐緩急變化無不中節安能以藐然一身仰格穹旻安能以自牖微明徹九重之玄邃而動旒黈之聽覩哉非不能也黨之一字隔閡此心而失所以運量天下之具也故欲有其具在公此心欲公此心在祛其黨而不立畛域不設藩籬夫然後吾之一心可隨天左旋與日右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而浩然者可塞乎天地之間光明俊偉之業可垂之千萬世而不朽其視彼

煦煦濡濡以相慕戀而區區以蝸角相較者殆不啻天壤之相懸也夫儒者謂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其見博矣釋氏竊取其緒餘而用之為兼愛不知理一分殊之説吾儒猶以為異端而辭而闢之未已也乃令反黨同伐異豈不為釋氏所笑而謂為不祥乎葢昔東漢宋熈寧間以至南渡俱以朋黨為社稷之禍彼為人臣子者而監於往事安忍復蹈覆轍哉

毛詩序折衷

古人之書有出於千百載之上而泯無可據之迹者欲從而訂其是非明其疑信則安所取衷哉曰信之以理而已矣前乎此者有賢者之所見與之同焉則其說可信也後乎此者有賢者之所述與之同焉則其說可信也君子之聽訟於人也非家至而人覩之也而以吾心之見懸斷於茫昧不可知之鄉卒之而為直為曲且判然如蒼素之在目矣彼載籍之無據孰與夫人心之難測乎故曰信於理而已矣秦漢而後六經雜出於煨燼

之餘其錯亂逸失啟人之疑而不能決者何嘗一毛詩也然書之渾厚易之精微春秋之屬辭比事非聖人不能作雖無據咼疑而二戴之禮詞多繁複或足以漢儒之傅會雖有據吾不能無疑也執此義以折是非雖羣籍可知也獨一毛詩哉蓋詩之有序如今之詞賦先以名篇而後有其作未有其作傳而其序不與之俱傳者然則毛詩之序當亦並存無疑而或云子夏或云衛宏之作者皆非也方詩之未出也在左氏説春秋往往引

詩如栢舟清人等篇雅與序合則前乎此者信之以左氏可也其後有齊魯毛韓四家詩又其後三家廢而毛詩獨傳當其時碩儒名彦具博古通經之識者豈其乏人而未聞有訾且議之者謂非人心之公是乎則後乎此者信之以當世之傳誦可也而奚其疑哉或曰朱子之註詩也深闢小序之說而去取其間則毛詩之序朱子亦既嘗折衷矣然則信毛氏而疑朱子也可乎愚曰不然朱子之說據經文而推之與諸經例同論也詩之

為經多民間閭巷之辭含蓄諷詠之義非有所指授固不得以已意懸斷之如他經比耳且如聽人之言而知其曲直凡明者能之至其人之名氏非嘗有聞說於人必不可以想像測度而知也夫子嘗曰關雎樂而不淫又曰放鄭聲是夫子删取之意亦可於二說推之而淫奔諸詩毛詩以為刺淫朱子以為淫者之自作判之以夫子之旨則得失將孰歸乎雖然詩之本然者在吾心善讀詩者取其可以為性情之助觀感之資而序非所

泥也如其讀之而有得於心也雖微詩序而不以為畧循其章句而無益於身心序雖詳也奚裨焉孔子引詩皆斷章取義而其許商賜可與言詩亦未嘗拘拘小序之說也讀詩者又何必深辨焉

義學詩訓

古者有大學則有小學入以齒讓而教之四術周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所謂歌九德誦六詩是也葢發於忠良於諷觸而易感引而易入莫善於詩先王以是為

美教化移風俗之端本使人咏歌嗟嘆手舞足蹈而不自知也故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自世教衰士稍知佔畢即競為剽竊鑿裂之辭以幸他日帖括之一擲而言志正思之義微矣余既為義學倣古庠塾乃為是編叙列古喆人文士之詩歌自邃古以迄近代皆畧擷其槩既以取材亦以論世大抵近於風雅根於性情者則録簡而不必徵博正而不必盡變欲其童習之易也使若子弟者朝夕於斯因言以得意則涉之可以稽物繹之可

以窮理詠之可以平情鼓之可以作氣由是而之焉大人之居仁由義安知非託始於此耶昔賢有云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予仕而無益於世庶幾歸而有以㸔兹聲詩迪我子弟乎

六忠祠引語

張許死先後昌黎嘗辯之惜猶有未盡者葢睢陽之圍遠主守巡主戰且百戰百勝故賊之所甚忌者莫如巡其切齒而欲以一擊斃之者莫如巡巡一日不死賊未

得安枕也故子奇欲緩巡之縛而其黨沮之曰彼得人善戰緩之慮生他虞此其欲巡之速死可知也子奇謂巡曰君每戰則目眥盡裂齒欲碎何也巡曰欲氣吞逆虜耳賊怒以刀抉其口齒存者三四如是而欲不速死得乎巡死矣若遠又死則俘無主帥俘無主帥則其功不就此遠所以有洛陽之檻後巡一死也而史未之及終不能使人無異議何怪乎兩家子弟之不能通知父志也

鄉射約引語

語云天下雖安忘戰必危非獨國也家亦有然葢天有陰陽聖人則之為文為武其道不同必兩用之也是故人有家室設險自衛迨天之未雨可獨闕焉不講哉昔周之末諸侯力爭其下亦競趨於力以釀為春秋戰國之禍夫子憂之而曰射不主皮古之道也葢有為乎其言之也今海内承平日久學士大夫諱言兵革而或有倡言講武與聖訓反者夫豈亦有為言之乎世競力則

矯之以文世崇嬉則振之以武亦各因其時焉而已予童子時見督學使者檄學宮博士弟子習古射儀不踰時而遂中輟乃至今六十餘年予已白首迄不見澤宮中復有設弧矢豐觶者亦何其復古之難也古射儀繁既不易行而世俗耳食復不知射禮中醞籍以為迂潤不適用乃遂令古道澌微可慨也已夫移風易俗因勢利導弗可强也俗尚簡則宜去其繁俗視為迂潤不適用何不曰是舉也為不虞之備也人得無欣然從之乎

予用是雜采古儀縁飾武射使人不苦難而樂趨事焉雖不能盡襲其文於所謂直己陳德温文退讓者亦庶乎得其大指矣苟得其意何迹之泥乎昔者魏文侯聞古樂惟恐卧鄭人云從政者必有所反之以取媚也由古之道變今之俗不得不委曲焉予斯約也直以備不虞云爾哉

墓享儀引語

吾沈氏先塋卜自吾始遷之祖迨今八世歷二百餘年

俱以次祔葬不别卜也諸子孫展墓者履其域如睹吾累世祖父相共一堂無親疎遠近焉惟歲時備物以薦則不免各祖其祖各父其父而過其他壟有睨而去之者若謂其遠矣豈人情固然與抑勢有所不能徧與且其祭也亦僅以一榼觴轉移而獻而不能有專具又何其簡耶夫簡無惡於為禮也而貴不及於陋親無諱於各親也而須不忘乎遠且如吾祖父而在吾治具以享而所與同坐有行觴不及者吾親能下咽乎彼祭而各

祖其祖各父其父者吾知其不享也其以一榼觴轉移而祭者則陋已余小子鯉誠用是懼乃聚族語曰祭以萃渙為義禮宜統於所尊繼自今宜即吾始祖墓前設壇為位萃八世之神靈合享之而以大宗之子獻以行輩特尊者分獻獻畢而禮成而燎矣始各為私親一酹酒一稽首於墓勢不能格情有可通庶幾乎得萃之義與吾往侍親舍日承伺吾親之顏色惟骨肉相聚則歡然醉飽今處泉室情豈異是即諸祖諸父亦豈異是故

吾欲事亡如存也而因萃知豫矣抑又有可以合族者
吾族自八世以來散處四方厥指繁庶異時惟各自行
禮故或先或後率不相值久之有終身不能識面者今
較然齊一矣禮成而餕則各以倫序讌語秩如藹如焉
其他以宦出者商出者貧不能備物者老者病者無後
者亦各得申其孝享無若敖餒而之嘆葢幽而事神明
而治人庶兩得之其孰與簡而陋遠而忘之者諸族䟫
然曰有是哉盍著為墓享儀以盟諸子姓俾相與守之

余乃演其儀為二十五條而申著其意指若此

垂涕衷言

吾家子弟二十年前尚不能皆有衣冠皆稱饒給而近年來乃人人有冠服榮身有良田美宅資財足用出門有車馬僕從從者至彼此不能相識可謂極盛雖諸子能自運用豈不亦祖宗積仁累善餘慶所貽乎顧極盛難繼持滿易傾天道乘除數有一定而作善降祥作惡降殃人事感名理尤不爽故善享福者不必更得隴望

蜀營營無厭只宜效履薄臨深兢兢自保其尚須以手
捫心黙自思念吾昔茅茨而今大厦吾昔僅一夫之田
而今連數井之壤吾昔猶奔走衣食而今則安享富厚
吾分已踰吾又何求吾自今惟知止知足守理守法以
上培先德下啟後人即神祐可延家聲不墜斯以退為
進以少致多之妙術也若猶復貪得未已競進不休居
已侈而猶恢田已多而務廣强之鬻不出其本心與之
直不合乎公道或逼債以傾人之産或牽牛以蹊人之

田或縱牙爪於通衢或逞報復於私忿我漁利下人亦乘機以窺利我行惡下人皆借勢以助惡乃遂使孤獨鰥寡飲恨吞聲道路里隣旁觀側目顧猶且揚揚得意見謂豪强兀兀勞心自矜謀畧夫豈知神鑒無爽法網不踈巷議在前吏議隨後惡名一漬欲洗難除衆指交加不摧自仆當斯之際悖入者不免悖出多藏者亦復厚亡室雖廣而不得寧居田雖多而不能安享身既窘迫尤累及妻孥名已僇辱復玷及祖父欲益反損欲進

反却得乎失乎利乎害乎覆轍在途殷鑒不遠雖至愚人知為左計矣獨柰何惡濕而居下安危而利災耶吾懐此數年久欲相告衹緣昔忝仕途竊意族衆妄相忖度必謂吾愛護功名恐貽連累故為此激切議論使自矜持且將不信不從徒以自嗟自歎今年已七旬更有何意老來一得豈是空談惟骨肉關情宗枋繫念恐誤及於陷穽因明示以周行而苦口發藥逆耳進規有如此者夫杞人即過計何妨越人相坐視則忍矣孟子曰

其咒闕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知我者惟斯過我者亦惟斯

孝女傳

孝女者余之長女也母周氏以嘉靖丙寅生京邸時余為翰林庶吉士女生五六歲即好陳織紡烹餁之具為戲衣獨喜故枲或與之新麗則不啻芒刺加身必釋去乃已余撫而笑曰本措大女固終宜披蒿簪荆耳年十八適睢州張方伯之長子德新克執婦道婉娩聽從德

新雅好客與治具一呼可辦即米鹽細碎罔不井井德新受成事而已然不知立業之艱難喜追隨里中諸貴介公子以輿馬僕從相尚女曰非保家之道也恒脫簪苦口鍼艾之德新寤始折節為儉家以不頹顧猶多外嬖女又從容與言曰君之齒漸長矣猶未有一脩吾侍婢若而人惟君所擇如以君之靈有藐然一孤可永階祚吾與君實不朽乃虛費精神終當謂何德新謂女言良是方將與共圖之忽瘡毒發遂以死其時葢辛丑七

月十有三日也女年甫逾三十慨然欲以身殉而人言
姑垂白在堂父老無嗣雖死固不得其所於心忍乎女
仰天慟哭而誓以不二性喜幽僻及稱未亡人益裹足
一室人罕得窺其面先是河以南婦女衣飾争務竒巧
日新月盛其式不卒歳而一更余女獨尚朴質曽不少
隨俗變化德新誚其鄙女曰非不愛繁華誠為家道薄
福量有限耳意葢有所諷也德新雖不以為然而心實
嚴重之女于歸時奩具有終身不發篋者孝友篤至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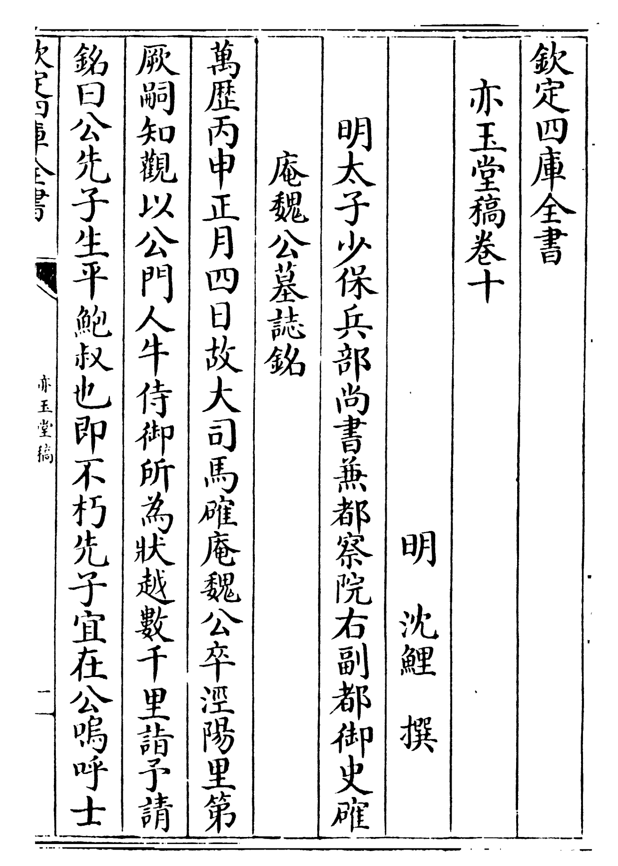
奉事庭闈與宗祊之薦必躬親爨事不假之人新味未
廟薦與先奉翁姑不入口方伯公老無齒恒苦艱食女
多方滫瀡務極柔脆方伯公每食既則手摩其腹曰吾
非此孝婦不飽方伯公既謝世余亦去揆地還里中年
且八十形影相弔其姑命女歸侍余不減於事方伯公
也將卧則勸寡思慮慮多不成寐而傷神將食則以鳩
杖置前而引食不語之訓將行則扶掖當筵而為主為
容必丁寧左右防余沈湎皆以余所嘗不足者而致其

諄諄也余有時𢠸下吾伊或有筆札之役女輒愀然不樂而謂年老人宜歡笑取適何苦自兀兀若此豈猶欲為博士弟子乎即余有門外酬酢非所能預亦必覘知吾意向而默為儲偫之故余雖老且憊不失禮於人雖無子而不知其苦者咸吾女之以也鄉俗女已嫁而反者父母遇以客禮女曰人子有定分豈女獨非子耶吾晨起必肅拜朔望與歲時家慶必稽首再拜逡巡循少儀而行之不但於口體能養也女弟適同郡曾光禄伯

玉生素薄多病女頋復憐愛無不至益亦體余志而善養也好施獨不及僧道諸内屬有治具招邀為時節遊宴者俱謝辭不往以為此自男子事非婦人宜有也余鄒典秩宗時曽著為女訓若干卷以明章内教而私歎女士難其人余女非敢曰能之惟當此崇奢競靡之時誠得有質任自然不隨俗雅化者以相與底柱於中流而使人觀感興起未必非移風易俗之一前茅也忽一旦奄然以逝所亡獨吾女也耶吾是以悲而為之傳云

欽定四庫全書

亦玉堂稿卷九



亦玉堂稿卷十

明　沈鯉　撰

明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確

庵魏公墓誌銘

萬歷丙申正月四日故大司馬確庵魏公卒涇陽里第厥嗣知覲以公門人牛侍御所為狀越數千里詣予請銘曰公先子生平鮑叔也即不朽先子宜在公嗚呼士

君子惟出處操持最兢兢耳至所稱才難尤在邊畧公蓋兼有焉始公以留都大司農謝政家居適西北邊羽書旁午有詔推元老壯猶者往廷議以公名上起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公屢辭不獲則移書執政曰吾聞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虜自款貢來疆吏相襲苟安懼開邊釁而武備日不競此宋人積弱之漸也必我行者則罷款議戰一大創虜去庶幾其可不然吾不敢以國家大計嘗試矣執

政咸報書如公指公始就道時辛卯八月也公至固原

虜酋明莊二部各擁衆數萬相繼擾邊公三戰三北之

斬大酋一人他俘馘不可勝計上嘉公勲晉太子少保

廕一子世錦衣衛千户錫予蕃庶公方將舉頳邊軍事

次第修復使中國常操勝算會明年寧夏逆賊哱氏戕

一巡撫都御史一兵備副使以叛人心洶洶公顧若弗

聞也日夜圖方畧制賊要領言寧夏西北雄鎮士馬物

力充牣其中而賊以負嵎此病在心腹非旦夕可取也

然大要不出數月乃即日發二檄招安姑緩賊旋移檄各鎮徵兵餉而公自統大軍駐靈州以偏帥駐花馬鳴沙州諸處扼賊要害使不得渡河窺闗内又分兵徇四十七城堡下賊者收復之以孤賊勢而賊且大括城中金帛婦女賄虜為援公曰此腹背受敵危道也則多發敢死士夜銜枚擣虜巢牽其反顧已兵餉四集則進師薄城下圍焉賊驍將哱雲中機銃死賊氣奪而城堅不可猝拔計惟決水灌之顧恐傷良民則築堤緣水道而

實土塞城闉為浸城不灌城之計城中聞水至則懼且譟公曰此可以行間矣乃射書圍城中疑賊黨使自相圖居民亦多受公計為内應未幾賊首劉東暘果為其帳下所殺八月甲子夜城啟我師入哱氏闔室自焚死寧夏以平先是言官有議公逗遛者詔逮公問狀公之策賊固期以數月乃距城下月餘爾公已就逮一軍將吏皆號泣夾轂公曰諸吏士為國勞苦幕府籌邊不效固當中法既至對簿諸為公上書白冤者章滿公車公

終不一言自明已而上感悟還公官歸里亦不録功廷
議至今惜之公魁悟岸偉丈夫也平生慷慨功名明習
邊事自為户部郎督餉宣府適敵騎薄城下城中如沸
守者不知所出公戎衣乘城從容籌畫方畧敵因遁去
邊人皆大喜過望廷中以是推公擢光禄寺少卿尋拜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廵撫遼東遼有叛卒黄勇者數勾
敵為邊患朝廷懸重賞購之不能得公至黙而不問或
以為言則曰勇本吾人鄉處置失宜故叛若撫而用之

猶吾健兒也何購為勇聞之信則數雜市民入城乃閉閤而執之敵患以寧論功晉右副都御史尋入為兵部右侍郎改吏部轉左公操履端方其郎計部時有權璫為商人居間欲冒支芻餉鉅萬大司農許之矣公趨而前曰豈其以百姓脂膏國家府庫為此輩潤槖橐耶執弗與大司農亦無以難公在光禄時松江輸白糧不糶當輸者罪執政以為言公不可再言再不可㧓公於執政門人也而守官若此嘉靖中分宜嚴公相欲改公郎

吏部須一見公不見亦不果改蒲坂楊公總督薊遼欲假事推轂公公不肯受事再强之則云度支郎殿最有主者不敢當總督薦未幾楊公入為大司馬又欲得公為屬公固遜亦不果改其生平不干進類此新鄭高中玄先生與江陵張公同在政府俱以才雄一世鮮所推許顧交倚重公已二相中失懽而江陵欲得公為助心知與高至篤也乃設事嘗之曰吾頃微敲高公公謂如何葢是時江陵私人已疏論高公矣公正色曰二公皆

當世名賢又石交即有失自不難盡言相正敺之一字
豈所敢聞江陵為改容謝焉無何高公策免百官嚴班
在廷相視以目公獨大言曰上冲齡踐祚首逐一顧命
大臣豈正始事且此詔出何人手草不可不明示百官
衆為凛然朝罷更要九卿詣江陵所江陵稱病謝客高
公遂行當是時江陵以師保朝委裘與馮璫表裏用事
道路皆三緘其口公獨敢撩虎鬚天下聞而壯之未幾
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未行而有列白簡者詔褫公

新命以侍郎還里又數年江陵公敗乃起公為南京戶部侍郎其時言路大闢游談之勢重有羣孽執政家事者上意頗動諸府部大臣合疏保留次及南都九列署題至公公曰不可大臣進退取自上裁保留豈裁之自上乎且大臣與言官爭辨亦何其無大體也諸公皆服其言顧重違宰執意相視首鼠公奮筆書疏尾曰此自出魏某不可無與諸公諸公乃不復言保留事公之不詭隨葢如此公嘗著四禮儀式每事秉禮而行先後居

喪六年不涉足中門事兄如父視族黨如其手足鄉人有望之援手者輒量力與義各重輕賑給之無不滿意去而自處則甚約蓋秦俗以商販為業即士類不諱言獨公有拔葵斷織之風焉以故歿之日里人皆家臨巷哭尸祝於社其修之家者已豫哉公諱學曾字惟貫確庵别號也十四為紫陽諸生嘉靖丙午舉於鄉後六年成進士初授户部浙江司主事歴員外郎郎中至今官所學主於誠故生平立身行已於家於國一以貫之有

本者如是矣先世自咸陽徙涇陽傳至髙祖鑑有隱德曾祖禎泰安州判祖琫父守潔俱以公貴累贈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王母趙母何俱贈夫人配任繼李亦贈封如母子男四享年七十二卒恩卹與易名諸典猶未備然士論固人人與之矣公文宗司馬子長書宗晉俱得其逸趣所著涇陽志遼陽奏議詩文集若干卷嗚呼公出處大節與素所操持侃直不阿固巋然古大臣風烈矣西陲之勲赫然而不能究其志他何論悲哉為之

銘曰

於維魏公人令心古孝友張仲吉甫文武出車三捷戎功召虎所至矢忠王事靡盬直已若弦沈幾類弩國是一言有懷必吐避謗居東人歌破斧左史右圖蕭然環堵三讓就徵先盟後祖出處大凡隆中畎畝吁嗟乎三五以還兼才罕覯公果何修超倫邁伍維公孕靈太華天姥兼之學問淵源東土蓋昔孔門傳者曾魯公取其確毋欺自許人惟一誠即天可補昔在嵩高生申及甫

一以正直為周碩輔公邁往聞而踵芳武匪我諛公實

公行譜

明資政大夫吏部尚書贈榮禄大夫太子太保謚

莊敏栗庵宋公墓誌銘

栗庵宋公以萬歷辛卯四月十有三日卒京邸同官以

聞天子震悼曰嗚呼宰惟朕股肱天不憖遺以輔予一

人所司其考䘏典議上賜祭二壇贈太子太保謚莊敏

遣官護喪歸以中書舍人典塋事廕一子入胄監稱備

物矣公之子治溰將以丁酉仲春葬於三陵之陽奉少
司寇呂公狀請予誌而銘之予與公生同里仕同朝相
知獨深墓中石非予銘而誰按狀公諱纁字伯敬世歸
德人蓋微子之裔也曾王父處士貴配李王父瑾配劉
考霓配靳繼劉郭三世俱有隱德王父以下皆以公貴
累贈資政大夫户部尚書配皆太夫人公昆弟三皆靳
出公其季也幼即穎敏異凡兒六歲就外傅勤誦習不
好弄總角事靳太夫人以孝聞侍疾晰夕不離側居喪

備禮如成人壬子舉於鄉游南太學丙辰第南宫己未入對成進士筮仕永平府推官以平允稱嘗視遵化邑篆拊循有方流亡復業邑人思之召入為山東道監察御史出按關西抗疏論中貴人不法事中貴人肅然憚之相戒斂避乙丑按應天弭節抵部即召吏民諭曰予兹奉命來實寧謐汝匪東濕揚沸戾汝今與父老約毋武斷猾賊毋犯科作奸毋持吏短長怙終故縱者無宥其有一眚偶觸吾網者吾視而解之已而法行惠覃吏

民肅且懷馬隆慶改元按山西寇屠石州三晉戒嚴闗吏捕生寇七十七人奏當斬公詳鞫之有漢人為寇所掠者三十有三人具其寃狀得釋又大盜李九經擁衆據山出没抄掠有司莫敢問公名賊曹掾窮其黨盡勦捕焉庚午擢順天府丞尋拜右僉都御史廵撫保定畿南長安孔道冠蓋旁午公送迎饋問如禮而止曰吾不能朘民膏以媚過客也春秋兩防嚴飭守備邊圉晏然調度軍需單思𠤡畫歳省可三萬及裁罷冗兵亦歳省

數萬司農為之稍寬會江陵相當國意多相左公遂引疾歸家居十年兩臺累疏交薦癸未復起為保定廵撫時值大荒先賑貸而後上聞尋晉南京户部右侍郎改北轉左總督倉場平兊法汰冗費鉏常例嚴稽覈儲餉之弊為之一清上閱視壽宫命守朝陽門賜金幣者再丙戌晉户部尚書其年江北數省方數千里水旱相仍死者枕藉或議開礦公曰是利藪亦禍藪也或議鬻官公曰是利府亦弊府也疏請發内帑金遣使行賑留漕

粟減糶以平市價及他條陳優䘏都城事宜上虛心允

納所拯救為多以扈從上陵賜麒麟衣已丑考績贈三

世如公官廕一子入胄監庚寅改吏部尚書公承寬弛

之後勵精任事塞倖途絶請託釐宿蠧清選法即姻族

里閈不少假以私郎吏凛凛奉行銓省大振未幾以勞

成疾疏乞骸骨者五上温旨固留遣近侍存視以病亟

聞乃予告而公遂不起矣士大夫識與不識聞公訃咸

欷歔流涕至為罷宴公為人莊慎端和老成敏練朝章

政體指掌可陳而執矩守繩無少縱舍議論不為虛恢而深識遠見非淺謀可及部政精勤嚴正細大必親於百司論奏顧多持重不輕擬覆得大臣體請告家居鍵關却掃足迹不及公門日惟種蒔花竹畜法書圖繪朝夕披覽客有欲干以私者輒飲之醇酒不得言至里人有極究無告者又密為白吏不使知也商丘故鈌志長吏請公篹纂之稱信史焉配朱氏封夫人子二治以諸生廕官生仕至刑部員外郎沢以諸生廕恩生吁嗟公乎

進而矢節奉公有大臣之畧退而惇德化俗有先進之風豈非天所篤生以應國家之運與予雖與比肩事主以德業相砥礪而不逮遠甚乃今老矣而與聞國政顧茂與協寅恭也詎能無羊舌之悲哉聊著其大都而系之以銘曰

閼伯之土氏以國分疇食舊德歷世有聞邈矣太宰允武允文以敏成政以莊事君三朝元德式應風雲天胡不憖俾集厥勲大河之涘巋然斯墳掩珠埋璧其光有

熅史銘爾坎以詒無垠

明中議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元澤韓公墓誌銘

公諱楫字伯通余同年進士也同年惟同館皆稱字故余今猶謂伯通云伯通上世本揚人國初有鎮西衛百户傑者實生旭旭擢蒲州守禦所副千户生鑑鑑擢蘭州衛指揮僉事生清遂世襲指揮僉事守蒲州以官為家益自清以上俱用武功顯清弟澤始為郡諸生兼有文事亢閥焉澤之子曰霦霦二子長曰玫贈徵仕郎工

科右給事中配薛贈孺人季曰瓚封徵仕郎刑科給事
中配王贈孺人伯通季出也後於長故長季並得遘貤
恩螽斯數也年舞象即能屬古文詞五易師各治一經
又五年為郡諸生與同里張文毅公並有才名嘗共讀
道旁碑一過目輒互相覆誦無遺人傳異之嘉靖壬子
以禮經膺鄉薦乙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時高文
端公為館師授業伯通不屑屑文藝自見惟日討古今
典制斟酌異同期可為當世大用文端公深器重之隆

慶丁卯授刑科給事中上君道三劄曰勵志勤政弘知
大畧謂聖明新政宜上法隆古懸象魏綜覈吏治時宣
召大臣面賜咨訪用恢張聖德上皆嘉納自是每視朝
獨早伯通益感奮知遇再請復午朝召對儀且數白執
政公論道經邦之臣也宜日在人主左右責難陳善自
牖格心不宜第小小補救與庶官同當事者不能用其
秋虜薄薊鎮破石汾上防禦七畧曰遴才重權體士修
守懲玩勸功招擕俱有裨邊務而招擕則專主用間諜

豐賞犒佯降虜以誘我逋逃尤切中肯綮未幾虜酋俺答果縛我叛人欵塞上撫臣王襄疏公以封貢請則又條八議贊行之力排諸異議者封議始定時施靖土司亦互相讐殺撫鎮官馳檄請勘又請勦則曰此不可以制虜之法制之也彼自相攻殺乃其常我坐守漁人之功而可矣何可輕為彼開邊釁久之而敵亦自定人服其識戊辰轉工科右給事中請告庚午起兵科改吏科轉左旋擢為都給事中時六科隸胥惟吏垣受饋獨豐

則借以偵詗外事也伯通笑語其寮友曰言官欲張膽明目發攄正論第僅憑若輩舌吻耶為即夕罷之已又曰春秋先自治而後治人今六科陞轉太驟則人懷茍且之心司屬改科道太頻則人趨奔競之路未可云先自治也因建言論資論望人服其公王親不得任京秩原非有著令也以無人敢言乃遂使老成閱歴之士棄置為溝中之斷者往往而是不無可惜伯通請酌量其間茍親者已物故即屬籍可去矣自是乃茍禁漸寛辛

末同校士南宫得劉臺為舉首以直諫著節又首舉薛公瑄從祀孔廟皆有關世風塋塋者吏垣雖領袖六科而計吏乃其專責也伯通曰吏治修而天下無事矣乃當大計畢即請拔治效異等者增秩賜金以章有德又劾一按察使當分宜柄國時為比部郎曽阻遏楊忠愍藥餌欲瘐死獄中暴白其罪士論快之又言問刑官擊斷之慘浮於貪墨請懲酷與懲貪並重因著為令又請勅銓部於大臣請告乞休者必酌量年力議覆去留不

宜衰朽充位撫按官薦舉失實者罰有中道改節者許首發原免皆有關吏治最切者若其他因事納忠侃侃正論不茹不吐總歸於扶陽抑陰顯忠遂良於人才臧否隆汙民生理亂之數若燭照數計矣人稱伯通為勤思憂職識治體要伯通亦何負言責哉惟伯通性伉直不喜為諧世之術每封事一上人人惴恐不能不以此徼怨而又當是時相國者三人俱以才自負頗不相能伯通顧兩出於其門未幾一罷一没其一當事則有憾

也由是伯通雖循例遷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又稍遷
謄黄右通政未幾遂出為陜西布政司右叅議又旋即
以考功法署不謹罷矣或又言伯通在事日曽駁寢王
田伯襲爵事當事者甚器重之猶欲籠致為已用而伯
通浩然歸不一言報謝當事者始大恚欲乘勘病疏文
致以罪頼解救得免而卒擯斥於外且削籍焉伯通素
潔清自好不輕取予在科時曽有為巨璫當死者致重
賂居間伯通不一正目視既罷歸家徒四壁躬自耕牧

當事者聞而笑之曰韓生薄叅議不為乃一貧至此耶
蓋猶以不受籠致銜之也伯通行止有常度與人處不
得其一惰容一媟語居家用禮法自衛不畜媵不置器
玩不與人妄交游不私干有司忠孝之節出於天性當
穆皇不豫憂形於色聞稍間則不勝色喜居家聞朝政
善否亦然門無雜賓案無冗牘惟歳讀二十一史必匝
於上下數千年興替得失有味乎其言之也其遇有忠
賢淪躓權貴鴟張者輒憤不能平為拍案大叫或觀覽

二氏書則笑而弗屑尤篤於友愛睦宗族拯人於厄為德内外莫可紀述萬歷丙申子國史編修熿滿考得請復内秩致仕己進階中議大夫乙巳中秋猶對客引满比薄暮就寢捐館矣詩所謂眉壽無害者非耶年七十有八所著有宦學初稿諫垣奏議諫垣紀事立朝紀事凡若干卷論事摛詞俱爾雅疏暢讀之可想見其人元配傅贈孺人早世繼祁封孺人晉恭人以勤佐内政子二焕貢生次即編修熿女二適千户張廉州學生王弘

謨孫男四曽孫一先是傳孺人祁恭人之葬也伯通已先自為誌納壙中及是編修君兩兄弟卜以丁未某月日奉伯通柩合葬於南山之阡因函狀千里外謁余為誌與銘余知伯通深而尤惜其用之不究也其何忍無言乃誌而銘之曰

世有偉人流行坎止進欲有為退不失已我思其人尚克見之矯矯韓公殆其庶幾著名斗魁揚芬天禄拜職掖垣為帝耳目盟心登對辰告逺猷國章民隱吏治兵

籌其最大者曰補衮職維后克艱匪臣沽直晉躋華顯
式答忠勤方依日月俄失風雲舍之則藏不容何病施
於有家是亦為政貽穀哲肖恩賁褒綸而臧而熾不謂
不辰卒歲優游倏然觀化儷彼良儔相從幽舍史筆有
述家乘足徵九原可作不愧斯銘

明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謚肅敏容庵辛公墓誌銘

襄城辛公當萬歷甲申丙戌間為御史大夫歷南北臺
稱望臣赫赫矣會有所不可去去六歲詔起南刑部尚

書俄又改北工部公疏辭四五俱未得請忽遘疾卒里第蓋癸巳二月二十六日也明年甲午公之子啟元將以蜡月二十三日奉公柩安厝於某原詣余請銘余惟公受上深知訃聞特考稽群議予謚肅敏足不朽矣又安用不文之詞為倘謂余與公同鄉習知公乎則總其生平行事疏所謂肅敏大凡者使事覈有徵亦未為贅辭也按狀公諱自修字子吉別號慎軒晚更號容庵國初有諱仲良者自真定曲陽徙河南襄城生友敬友敬

生贈户部主事至善至善生贈監察御史謙謙生福建按察司副使訪訪生漑漑生絳州學正繼先公父也漑繼先俱贈兵部右侍郎公生有異質甫三歲絳州公弄膝上指壁間文字口授數百言第一過輒成誦越數月舉以問復誦如初後十有二年游邑校每試輒冠諸生又三年己酉舉於鄉未弁也明年與計偕始三加又六年丙辰成進士釋褐山西陽曲令已未免絳州公之喪補浙之海寧二邑俱疲劇難治公隨俗調劑威惠大行

壬戌以循良高第徵拜吏科給事中歷右轉左乙丑晉禮科都給事所擘畫糾舉俱國家大政與大姦慝有力者而所條宗藩名封婚禮議尤多為肅皇帝采納著為令丙寅遷太僕少卿請告里居凡數載中外推轂者聲相和戊寅起應天府丞庚辰遷大理少卿歷光禄卿尋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畿以南諸郡所至俱芟奸剔蠹綱紀肅然尤極意恤民岩懲貪墨簡戎伍飭邊圉卓有實效上勞之金帛壬午召入為大理寺卿每讞訊

多所平反其時大司寇與其屬見謂形已至逢嗔怒公終執不變癸未晉兵部右侍郎轉左少司馬故無所事事公督武學署京營協理清戎知貼黄俱隨事振刷大司馬倚公如左右手甲申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時南都法紀久壞俗尚奢靡而官方刓弊不可校公至則首發一御史濫括贖鍰者被逮論戍人自是不寒而栗而異時奢靡餘習與市豪壟斷亦漸衰止踰年都察院左都御史缺廷論兩推皆不及公上兩絀其所

推者而問曰向執法南臺者豈不真御史大夫乎卒命公公感上知遇益鋭意振紀綱肅吏治起弊維風如在南臺會六載大計吏有桀黠者自知為公論不容夜欵公求庇公辭意不温其人恚遂比其曹偶宣謗言乃遂有蜚語聞上上不得已竟予公告乘傳歸時丁亥三月也公歸隱具茨之山築一圃讀書其中足鮮及城市市廛三畝田中所入足餬口而已終不求益獨語及濟世利物移風易俗事則竭蹷而趨之若渴也居嘗衰先民

遺行可鍼艾末俗者為一鄉雅言導鄉人崇儉新學宮
創尊經閣出所得海内之典籍陳其中使諸生綜博者
有攷焉輸粟哺邑人飢餓者歲賑宗族與諸生之貧者
及婚葬不能自給者以為常性嚴重事執大體不隨俗
頫仰在畿南時適均田令下執政者喜速效為一切約
期殿最之諸路皆爭先報竣公獨不可故畿内履畝獨
稱詳覈而民不知擾其肅敏之槩若此上以賜謚益名
允其實哉始公病且革猶强起為伯氏執紼卒以身徇

得年僅六十有二配黄氏封淑人子啟元以廕游太學次養元先公卒墓在城西三里上惜公不盡用遣官致賻庀窀穸贈太子少保備禮稱終始焉嗚呼語有云善治者不視天下之理亂視紀綱斯言也豈為令設乎余往濫秩宗觸時事嘗奏振紀綱謹名分禁奢靡諸疏其說頗具而助余行之者絶少時公掌臺憲獨慨然謂是誠在我遂移檄内外諸司督趣賓效人莫敢後焉假令公不去去且復來余所言豈終置庋上飽蠧魚已耶令

公歿吾無與為質矣乃灑淚為銘曰
人有神氣國有紀綱紀綱不振神氣不揚猗與辛公雅
識治體從政所先立綱陳紀自厥筮仕以至列卿如弦
之直如石之貞秉憲南臺一懲貪墨狐兔宵藏豹虎晝
匿帝鑒忠鯁有詔歸朝握符環視無以踰堯公感上知
失心不貳臺栢霜嚴風裁日熾余時典禮謬有疏陳公
助行之三令五申羊腸中起而射含沙瘠志於國為政
於家公業未究公事可師後式公者視此銘辭

明戸部尚書王公墓誌銘

司徒王公立朝伉直不阿遇事必殫竭赤悃惟忠惟慎天下服其忠既以母太夫人春秋高陳情乞歸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天下稱其孝家食二十年登於大耋天下猶咨嗟嘆惜以為壽不滿其德而位不究其才訃聞天子震悼詔加䘏贈賜祭三命將作治兆於生榮死哀備矣是宜表之隧道以諗來者葢王氏纓黻相望以人文甲海岱間其由諸城徙新城也自公高祖諱貴始其

樂施好義隂行徳以亢其宗也自曽祖諱伍始以明經起家自潁川教授諱麟始逮公考貴州叅議公諱重光益昌以熾叅議公六子皆貴公其仲也諱之垣字爾式别號見峯母劉安人嘉靖戊午舉於鄉壬戌成進士為荆州李郡無究獄至其抑遼藩之横械其黨惡者十四人麗重法遼藩欲甘心焉弗顧也為給諫疏保國先安民備邊先責實天子嘉之尋以言切直奪俸者再不為沮天子亦更思其忠於所進聖功圖與基命録皆宣付

史館効誠意伯世延不法執政者為緩頰不得言官某以罪謫戍執政欲還之格於公又不得當國者修隙故相人不敢出一語公侃然言朝廷待大臣自有體事遂寢執政者積不堪思報公未有隙也循資遷太僕少卿未三月又遷鴻臚卿蓋陰抑之也而公無慍色上新御大寳公條議典禮俱酌於故實而當於人心迄今為畫一之法尋歷大理寺左右少卿序當開府則格揉珠之令清中官之匿市租者以寛平民又數年始擢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吏治一新民懷其惠不動聲色而法行如流景王故宮火守者承當道風旨誣及府寮為昭雪之詐捕妖人曽先監司察其疑似者煅煉成獄以自為功公劾去監司卒得白己卯報政受三代贈廕庚辰晉戶部右侍郎協理戎政明年轉左提督倉場壬午再滿考再受三代誥乃晉戶部尚書時上勵精圖治倚注方殷公念諸昆季俱宦游四方太夫人時倚閭而望乃陳情省覲遂以病告而撫按薦牘交於公車竟堅

臥不出可謂能循老氏止足之戒矣修忠勤祠祀太僕公以祀田之餘贍姻婭周閭里其他賑窘卹孤繕橋梁施藥餌歲以為常位極尊膴而出入里閈恂恂如也晚嬰末疾始勉乘笋輿然猶過里門必下諸子姪率其訓布衣疏屩綽有萬石君之風焉葢自戊午壬戌後諸子弟擢巍科者十餘人布列于史館臺諫方伯監司部郎守令者所在以能官著稱而伯子司馬象乾勛名尤著葢禀公成畫居多焉一日端坐儼然而逝得年七十有

八元配于夫人繼路夫人子男三皆于夫人出長即象
乾總督川湖貴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
余辛未分校所取士也次象賁户部廣西司員外郎次
象晉甲辰進士中書科中書舍人女三銘曰
天翊皇明覽德碩輔爕為駿猷蜚則鴻羽洸究七澤排
閶九閽虓藩鷙悍虎决其蹯四歷諫垣五更卿寺逆鱗
屢嬰鞅掌罔避匪艱拾級夷猶處錞兩讓制閫異彼斷
斷翼翼翼畿輔公來作尹城狐彌伏澤鴻是軫荆員孔長

建牙殿邦芟薙大憝遑恤其咙湘夢德洋峴衡功阜帝曰爾庸來予先後董戎主計國均所依將母來諗返厥初衣一辭而退三命而俯萬石素風公作之萬先志適追來許用昌式穀以似長發其祥徵才王氏如探崑圃玉屑瑶華溢不勝賈桓桓司馬勛著鼎彝季子繽紛車發其楮懿哉我公寧表東土還視方輿猗誰與伍申降崧嶽說騎箕尾遺烈未央百代有煒

贈奉政大夫兗州府同知默齋綦公墓誌銘

余諸生時則聞當世有默齋蔡公九賢之裔近在浮弋已而同己酉賢書相得驩甚顧數謁南宮數罷歸即一二場擬冠多士讀至五策愕然不敢録肅皇帝乙丑余媿公如劉蕡維時相國者雅相器重公益拂衣卻彌子之請也余益重公能屬曽閔之行克倡先世之學云戊辰奉毋命出令江華以經術潤吏治建言裁駐華通判及倉巡庚午署永州府兼零陵江華二邑事壬申考湖南治平第一癸酉兩臺交疏卓異擬擢右秩以江陵抑

加靖州守衘調令寧遠是年冬入覲上安邊四事已卯補海州子紱中太史始領鄉薦公偕計僑寓雲居寺入都城則藉沐陽令含令竊笑之江陵客徐某諷使乞內曰余垂槖而來一切問遺不能具乃為此䮾儈行耶且余蚤為客所欲為寧尚淹於此客衘之而去擢丞兗州尋調臨洮乞休丁亥飲於鄉海剛峰李漸菴諸君子賦勇退難老卷自南都函贈之已丑季秋六日卒年七十又二癸卯以太史進階奉政大夫持狀來請銘余以五

十年莫逆友啟狀不能讀讀亦不能竟嗚呼余何以銘公哉公名光字汝謙默齋其别號也世本光州人唐乾寧中有入閩為建陽令者生九賢公文肅公裔也勝國至元中避地籍饒之萬年文昭公還閩留南軒公居饒南軒生茂英有隱德誓不仕元英生正原原生斌篤志力行修先世之業天順中司光山教鐸光士嚮學自斌始遂仍籍光以季子鳳翹貴贈承德郎鳳翹即中玄相國所傳顯德先生者公父也季宜人以殺皇帝戊寅誕

公於光故以名髫年授孝經曰人生惟此耳顯德與文成論良知力行不合從旁贊之曰能行孰不是知文成異之侍顯德在華亭坐華亭曰皃心何處曰天上地下皆我心也華亭詑歎十有五補博士弟子員即篤志正學從淮川王公遊比以孝廉卒業南雍日與耿天臺友弟子從者日益衆楊太宰夙知公即以邊才除江華令華當陷没後原野丘墟公拮据撫掐而民浸聚勸助而地浸闢葺補而廬浸增節嗇而儲浸裕鼓舞而士浸馴

顧歘然曰未也華所急兵耳裁胥役食募若干清軍餉
侵漁募若干報撥運羨金歲千有五百募若干且請於
上不追罪隱羨者建五丈樓瀕七十營而臂指使之居
然湖南一保障而撫化猺夷以互市來者為嚴剽掇之
禁諸猺率千餘户來歸治以戎索而不賦其田故事學
糧折色半於邑公條議易之通省以為式俗不舉女十
男九無室公於保甲中飭連坐法生齒日益繁祝虎虎
匿祝泉泉涌若神勞豈弟者寧故饒於華而海襟嗁江

淮利魚鹽軍屯農畒錯出棊置倭復時時乘汛揚波公
躬節儉舉三老孝弟曰毋令寧習於淫也弛禁平法復
鴻雁講魚麗夷船不敢近稍近輒就禽曰毋令海中於
倭也公之治華也古田巨盜犯錦田所我師敗績歸化
夷不能禦公援桴而鼓之馘渠魁潘汝泗等制府上其
功天子賜金幣風示邊吏比調寧以計典在都華大錫
洞復亂集諸路兵駐零陵恫疑虛喝制府日三檄趣公
至則走使十輩促入畫便宜公曰若屬無遠志易與耳

不足鈇斧斨請單騎往諭衆咸危疑咋縮公遣客某開
示禍福徐裼裘躍馬詣賊營賊熟視曰公至矣夜拔營
遁公自十五志學以及考終慨然以斯文為已任所至
闡道明德而經濟之才運之如指掌所至建書院羣諸
生而教之以身心性命之旨既賦歸田避俗東河棐几
琴書朋儕文酒泊如也生平交游如文成存齋廬山鶴
川每會必旬餘方罷若天臺伯仲近在麻城則約會於
楚豫之交歲月共相切劘居恒寡嗜善導引乙酉一病

劇甚太史移齡虔禱七日夜公夢至人飲以玉琖覺而茗芬襲吻又五年夢奠雲竦之舍曰敎兒移齡期已届余於世已矣死不可復生然生生者不死治具別子姓姻婭柬帶酹家廟朗吟曰九月霜寒鴈未歸諸子輩環侍問以家政笑而不答徐曰山頭一片白雲飛端坐而逝諸生旅請祀於鄉耆老旅請祀於社遠近頌慕如一口所著有諭民夷詩中興頌物感論書院三志寧遠新志光山新志行於世配胡氏繼何氏贈封俱宜人子五

敬中雲南府判一元貢生敎中翰林院檢討亨中以諸生鎮撫信陽衛俱何宜人出則中邑學生側室郭氏出女五孫二十銘曰

伊洛淪漣接汝潢波揺雲漢倬為章馮乘泠道儼河陽長鯨授首小弧降單騎入營冠角崩兼金瞧瞧出尚方靈泉忽涌於菟藏淮陰汎息東海康民肥槖空礜不揚滋蘭樹蕙競幽芳碩果不留衆何望先生之風未渠央山嵂嵲兮水淼茫

明光禄大夫柱國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贈

少保一齋温公墓誌銘

明萬歴丁未閏六月初三日故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温公考終於三原里第訃聞上悼失良弼輟朝一日詔大宗伯議邮典特加祭至九壇大冢宰議贈官官少保大司空議營葬遣光禄少卿余啟元往涖事尋易名於生榮死哀備具矣公之孫予知猶以隧道之石不可無銘也不惜重繭千里即余謀余與公同舉進士而生

平石交也烏可辭按狀温以邑為氏世傳温公造之裔
而譜牒無可考斷自元興齋公為始祖興齋公後有諱
思敬者生二子伯曰顔仲曰良顔生公高祖昌昌配安
生公曾祖勉勉配劉生公祖淮淮配曹生朝鳳配王公
之父母也自曾祖以下俱贈以公官配俱贈一品夫人
公諱純字希文一齋其號也方垂髫即凝重寡言笑稍
長穎悟絶倫淮海孫文恭公以精一一貫之學與為仁
之旨傳其衣鉢曰吾道在兹矣年二十六舉三秦鄉試

第一明年乙丑成進士釋褐壽光令壽光山東巖邑也俗刁悍難治又適有巨盗馬天保等縱横蹂踐公至密計擒之不煩一鏃乃復闢草萊勸耕織定冠婚喪祭儀式導邑人勤儉而厚其風俗未幾以治行第一徵拜户科給事中尋轉吏科晋兵科都給事中凡三載所建白不可勝計而諫草所存者則有修實政以熙庶績通章奏以隆泰交議京營文武提督以贊廟謨裁决者亦遂為永制大司禮陳洪為所生乞恩公劾其非法邊疆總

督有無處而饋者公直發其事而昭雪故司諫沈錬獄士林尤洒然稱快將擢卿貳適俺答納欵求邊開馬市時首揆為高文襄公以為可乘此閒暇以修吾邊備且將許之而公為高公之門人獨抗疏言以堂堂中國與虜為購徒損國威弛邊備長將吏偷安之習必不可許乃出為湖廣布政司叅政人多有為公不平者公獨無幾微見顏面曰患不能盡職耳官内外何擇焉公至楚藩署司篆數月積羡金無算毫不肯私楚武岡王謀繼

大宗而使人賄公公峻却之乃不敢復言尋請告歸里
文襄公既謝事乃復起河南布政司參政分守南陽南
陽令有為宗人齮齕者公折以大義宗人皆唯唯退尋
計禽大盜段武等散其餘黨境內以寧甲戌陞太僕少
卿提督東路馬政改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陞光禄卿
上大婚節省無名之費不可數計授中大夫轉太常卿
適江陵相公不欲為三年之喪公與諸部寺規以大義
江陵公不説公請告歸建學一草堂讀書課士嘗閉關

靜思至不知晷刻蚤暮一夕而恍然有悟與天臺耿公
語耿公大竒之而以書寄江陵亟稱其所得如是李漸
菴公亦以為言而江陵終不釋迨江陵公歿始起太常
卿轉大理加通議大夫尋陞兵部右侍郎廵撫浙江浙
當兵民兩變之後公至著齊民要書奬忠義褒孝廉禁
淫祀而又改漕折減織造修陂塘興利除其積蠧人情
欣然便焉冠軍團操會城者距防汛所在既相遠而往
來擾民又多虛糜公約稍欲更易汰其老弱則怒目而

起公設計移之且不明示裁減而疾病物故者不更補自是乃九營併而為七兵民於以相安浙故有楊任諸姓其先以方公孝孺相與有連坐累及令人情為積憤久矣公疏請開釋焉丁亥改户部右侍郎尋陞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倉場則請停新增供應劾監督主事王某不職諸屬吏皆肅然奉法母艱除起南京吏部尚書主癸巳京察人服其公贈公殁居廬三年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羣立不旅行鄉人之覩其容色有為泣下者

戊戌起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秉國成者為四明沈公公雖每事不依阿及有所諮訪必殫竭忠赤惟恐不盡焉嘗請下考選命請停礦税請寛釋被逮諸臣疏十餘上俱不報乃約諸大臣叩閽待命上震怒諸大臣皆曰無太激公毅然請行衆隨之伏闕大哭自已及申上遣中官怒問曰誰為首公慨然對曰臣純也為社稷生靈計不敢愛死上知其無他亦不罪也時建儲之命久不下公抗疏屢請每請必齋宿露禱冀有感格或至出

涕壬寅閏二月上違和忽罷礦稅釋幽繫下行取考選之命中外欣然公慮有中變則與大司農陳公渠大冢宰李公戴謀即日頒詔天下而大司寇蕭公嶽峰公獨以出幽繫俟再請明日上體安果收回成命獨私喜大司冦而深怒奉行諸臣乃罷大司農為民四陽之月日有食之獄中劉九經抗疏指陳時政有七月南山皇甫卿士語侵及當事而九經秦人也於是當事者疑公不可解未幾乃妖書四布以動揺國本為言省臣為當事腹

心者遂抗疏激上怒詔有隱匿罪人者族許報者賞千金侯萬户遠邇騷動人人不寒而栗公與余宅密授意巡捕參將陳汝忠發健卒圍之數層五城兵馬指揮劉文藻等亦各遣兵番圍繞夜聚而曉散人人為余二人危之葢當事者欲迫公與余令恐懼自裁余二人飽食穩卧自如耳賴天子聖明俱以得免公於是乞休當事者即因以揮之去公出春明門行李蕭然諸士紳餞送者皆咨嗟太息舉二疏以相況公歸約里中高年為耆

英會族屬待公舉火者數十人婚嫁者數十人設義田百畝立大宗小宗廟以時致祭著雅樂創尊經文昌閣修李衛公祠其他不可勝紀公惻隱滿腔胸次悠然超乎物外而乃一日疽發尻以卒公不留意於詩文而所為未嘗不工文步趨馬遷詩學少陵今其書所傳者除歷官疏草學一堂全集則又有少陵一得大婚禮彙紀其他所旁通如天文地理風角占候諸家亦皆有精詣術師反有不知者公不以為貴也終之年六十有九配

李繼楊再繼宋俱贈一品夫人先公葬西郊賜兆公自
為誌矣子三予知次知自知銘曰
西嶽降神篤生甫申聞道淮南精一傳真知行妙合反
躬實踐忠清正直温而能斷三犯時宰拂袖歸田斑衣
膝下樂而忘年三起田間南北總憲秉正嫉邪秋霜日
鑑定策國本羽翼商山功成身退鴻漸九天得正而斃
馬鬣崇封子孫千億永大厥宗
明光禄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

極殿大學士贈太傅諡文懿趙公神道碑銘

余故與文懿趙公同館相暱今公已矣余繼公而濫密勿蕭規具在彷彿乎如見其人也公諱某字某別號澂陽系出宋清獻公自衢遷金華之蘭谿代有顯者傳至公曽大父年成化乙未進士除行人至水部郎以忤中貴棄官年生晨晨生賢三世皆以公貴累贈光禄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配皆一品夫人公之生也夫人夢日華繞室始能吾伊章句

即負大志贈公程督最嚴弱冠補諸生督學雷公得公
文即以公輔期之登己酉鄉薦困公車者二十年下帷
苦學有司罕得覿其面戊辰舉南宮會試莊皇帝臨軒
手拔公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已已修世廟實録辛未
分校禮闈尋册封吉藩癸酉充經筵展書官教習内書
堂仍預修穆廟實録晉侍讀今上即位江陵相頗專恣
公疏言紀録自史臣職掌請罷政府總裁以防專擅江
陵相銜之亡何奪情事起諸疏論江陵者俱廷杖謫戍

而編修吴趙二公疏語尤峻公懼不測糾同舍者七人詣江陵公所舉綱常大義反覆譬解江陵無所容身至欲引佩刀自裁而二公亦下廷杖時公直起居乃復詣政府請諸疏付史局存萬世公議江陵相益怒甚竟以星變考察出公廣東按察司副使公被命即行抵任攝臬篆隨事盡職曾不以遷客介意而江陵憾未釋尋又以辛巳京察再謫公閒住公歸而結廬於靈洞山下自稱六虛主人會江陵敗南北臺省交章薦公起解州同

知攉南太僕寺丞尋改南國子司業甲申轉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事復轉左諭德春坊修玉牒丙戌再校禮闈擢南京國子監祭酒戊子轉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府事己丑晉南京吏部侍郎公感上知遇首上保聖躬疏要在屏酒色戒逸豫臨講幄接大臣清心寡慾以承天眷語甚切至無何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辛卯首揆申公致政上特旨簡公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時太倉王公歸覲公與山

陰王公同心輔政壬辰春山陰公亦抗疏去國適新建
張公名未至公獨肩樞筦以精白醇謹贊上英明之治
其大者西平劉哼東復朝鮮歸王子皆以片言折盈庭
之議成不世之功時上久不視朝乃因獻西夏捷請御
門受俘上從之是日賜召對稱先生不名退而進孫思
邈真德秀衛生二歌以申保聖躬疏指上嘉納癸巳春
太倉王公應召至會羣臣請册立愈急上密問王公中
宫尚宜子三皇子姑並封以待若何羣臣皆力争以為

不可公乘間疏言皇上既有待嫡之意請為中宮修交泰之禮以祈高禖自當叶應必時下並封則當優異皇長子以明定分不報越數月復請乘來歲春命元子出閣講學行册立冠婚禮上覽奏不言然心固韙之未幾乃遂有出閣之命中外欣然公之力也先是每廷推大寮銓部必先請政府詢所欲用公曰此天官冢宰之職也吾何敢預焉自是乃絶不預聞公仍大書二銘於政事堂一曰以威福歸主上以事權還六卿以請託辭親

友以公論付臺諫一曰積誠以事主上潔已以風庶官折節以下忠賢黜私以絶憸佞嗟夫公相業在此矣時邊備久廢將士習偷安自佚公勸上用重典按諸失事者自是乃旂壘生色未幾有鎮武之捷劾首虜至五百餘級獲錙重無算上嘉大將功欲裂地封之公復執祖制為不可上乃止初朝鮮為日本請封廷議未一上怒言者齟齬責大司馬不任事公從容言彼中情形豫難遥斷請下督臣議樞臣覆議取自上裁上從之於是議

者與覆議者皆謂封之便會倭使至乃許封焉已而日
本反覆封事壞言者及公公乞骸骨上降手札遣中使
諭公公感泣未幾仁聖皇太后崩扶病强哭臨成禮歸
遂稱篤疏七上皆蒙温旨慰留尋再遣鴻臚寺宣諭政
府傳諭不得已乃出然非其志矣葢公虛心觀時直己
守道無固我壬辰以前事權在己和衷在列雖身居攝
而運籌帷幄靡不奏功乙未以後門户漸分攻訐日熾
公主必退適兩宫三殿先後災皆引漢策免故事自劾

已復以年至乞休病乞休每輒鍵關數月月疏三四上而言者乃又以矯飾論公公求去益力上特旨趣公出公終無出意會遼東事急贊畫與撫臣相訐語侵二輔或出國或在政府虛無人乃不得已一出調停其間事定復堅卧不起葢自戊戌至辛丑凡四年乞身之疏九十餘上上勉留彌篤賜金幣酒米遣御醫診視及鴻臚中使宣諭月常再四公感上隆恩每對客未嘗不欷歔涕下曰臣病且死即未死敢忘國事以負主眷乃力疾

草疏請罷榷稅請册立東宫請簡輔臣等又以曹侍御
直諌坐死屢疏申救己亥冬屬當讞决中外為侍御懼
不免公疏力解言甚切至上寤特為停刑葢公以精誠
朴忠受知於上每覽奏無不動容雖或有不得已而姑
聽者有逆耳不盡聽而曲賜優答者終不至黙黙遂已
也癸巳敘寧夏功進太子太保廕一子中書舍人丙申
敘甘肅功加少保改吏部尚書進武英殿大學士丁酉
敘延綏功晉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廕一子

尚寶司丞俱賜銀幣最後歷敘諸功特轉中極殿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並支二俸各廕一子賜銀幣公五疏懇辭不允公不得已第勉承雲南一廕餘皆辭免而自丙申以一考賜宴於禮部廕一子尚寶寺丞及六年九年秩滿皆不敢上聞矣其謹畏若此辛丑九月十二日夜大星隕西南遠近震駭明日公歿若日華之兆相終始應者訃聞上驚悼降手詔若曰天乎胡奪我良弼之速也為輟朝一日賜賻銀二百兩紵絲二表裏及布米香

燭賜謚文懿諭祭三壇遣行人護櫬歸某官庀窆穸給
水衡錢俱視舊典有加公襟度疎雅不立畛域與人處
杯酒從容懽然道故舊比問及朝事則徐以他言亂之
人莫窺其喜怒之色其為文汪洋爾雅類其為人雖卧
病猶吟咏不輟所著有四游稿及伏枕越吟寄懐八咏
讀者想見其髙雅而悲其志焉嘗築臺清獻公祠傍榜
曰告天示不忘本葢公歴官三十餘年所積禄盡出為
買山之貲於田廬無所益其校士禮闈再為國子監司

業祭酒一時士出公門下者甚衆公第與莊言德業絶不以借援曲庇煦煦為恩士多顧化至於矯者欲借公為名巧者欲排公貢諛或至有操戈入室者公閉閣思過而已居嘗語人曰無心立心無事行事無權處權乃聖賢作用嗟夫公所以上結主知下鎮物情處機穽戈鋋之衝而卒能明保其身者有以也病且革猶力疾草疏請行册立禮請罷礦税簡閣臣用言官目送疏發而後屬纊葢古稱尸諫者已公生嘉靖甲申三月十三日

距辛丑為七十八年配方氏贈一品夫人生四子長即
尚寶丞鳳梧次鳳翀刑部陜西司郎中次鳳威兩淮運
副皆方出次鳳閣側室沈出女四孫男十九人餘詳誌
狀中不具載銘曰
趙自清獻姑蔑始基爰徙瀫水累葉集釐篤生太傅應
期名世射策天人唱名雲麗載筆詞林正笏朝端身荷
綱常秉義摧奸既斥嶺表復竄邊際公憂則違邱園是
賁陰曀既消衆正彚征詔起東山公樂則行再陟詞垣

洊歴九列帝曰直臣作予尹説初攝端揆集思陳謨三
韓興滅西夏獻俘既專樞筦彌廣忠益内明外順已正
物格權歸一人職還六卿為霖為楫何功何名門可設
羅心則如水毁不為怒譽不為喜荆棘漸繁讒言高張
公思避路百疏不忘眷自宸衷手詔慰諭中使絡繹牢
醴無數曰無予棄曰惟汝為天語彌温公志靡移感激
涕零何以報主一息尚存有懐必吐所忠遺奏史直尸
諫帝為動容隆恩靡間厥恩維何邮典是隆建本置輔

獨鑒公忠生順死安哀榮終始公神在天公業在史坊如斧如賜兆冥棲於萬斯年川岳與齊

明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故慶府右長史棘亭王公神道碑銘

王氏自瑯琊太原兩望之後散布於天下代興地著咸有聞人顯庸於世廣平之有王氏葢北宗之支自河東而徙者也廣平之滋大自尚書懷棘公淵源建樹自封尚書棘亭公始棘亭公諱允武字德毅幼端敏能屬文

行誼惇謹有度名重河北文日益奇而亦用是不偶明經入太學庚戌謁選天官太宰蜀夏公畀之除江西南康府通判南康地瘠而通判總一郡之儲累歲所負十七公内絶包苴外無所假借相緩急而時其催科一年賦乃盡起部使者奏最會閩浙連創於倭廣西狼兵奉詔往援所至驛騷道出南康人情恟懼公時攝守諭衆曰狼兵即悍寧無將帥寧弗畏法耶乃移檄與帥約曰天子以爾兵勝固徼不戢孰謂勝也成師以出而卒以

不戢將此欲安歸乎且兵譁以犒耳吾犒豐且時而譁者弗息何帥之為請以法聞上矣帥雅憚公名檄至戒其下曰清直翁果不可犯也已而公所治犒師具無不饒辦狼兵大喜而去市里晏然機兵以月糧缺訟萬年令於臺臺使下讞者不能平兵遂鼓衆謀亂郡城晝閉公適以他事至直指徐公喜曰非王倅不能了此趣召公往訊獄具坐令朘刻而究鼓亂者正法郡賴以安直指益奇公即移署萬年除前弊政數十事反究獄株連

累歲不決者居六月以考績行民攀泣塞道肖像立碑頌焉入都署上考還郡數月兩臺復檄視景德鎮陶務景德仰供尚方器被天下而塼埴之家且不讋貴權豪稍侵牟之以故陶戶日瘁而器窳不中程公至悉為均節而禁外蠹之窟穴者商民工作為之一變庚申擢兩淮都轉鹽運副使淮鹺夙號利藪官者多以染指致累公持己益峻羣商秋毫無所與揚州監生某家世素封以事逮獄死長子戇騃少子楫黠甚矯父命逼殺長者

而擄其室長子婦薛訟之楫大出金錢賄解獄反坐薛
薛請就公讞公竟得楫殺兄狀論死揚人以為神明時
都御史某倚分宜相覈天下鹽政所至責賂無算淮商
醵金數萬以待其來公聞怒曰諸商賂即王某賂天下
寧有媚人王某哉禁一無所餽都御史大恚署公左官
遷慶府長史竟中以老疾罷時年五十七耳公歸槖中
蕭然抵舍田不加於舊布衣疏食足跡不入城市課子
明農之外一無所問居二年以疾卒於家以尚書公貴

累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配都氏先卒累贈夫人繼趙氏封太夫人子二女一孫男四孫女二姻婭皆名族詳誌狀中公天性孝友内行純備居官清介操持凛不可犯而存心平恕事有干重辟及士類罹訟者必詳審三四惟恐失入及臨大事關地方興廢民間利病則毅然任之即忤上官遺身累不為動也前宗伯余馮二公表誌其墓已悉邑令陳公又採公行事入邑乘中兹不具載謹識其大者銘曰

衡陽鴻儒金玉其相含華耀穎蹈員履方絶調知希長才位下戢志賢關策名别駕惠藹如春明兼照夜赤子乂安神姦頋化賢媛協德宜厥家人發祥哲嗣流慶無垠三命崇階九京殊錫汗青有光彤管丕式淮水作禎原阡用即追琢馨香垂之罔極

明封奉直大夫户部雲南清吏司員外郎次泉李

公神道碑銘

封户部員外郎次泉李公者今總漕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道甫父也公葬踰十有四年而道甫至今官法得樹石神道乃自淮上緘書來徵言按公諱某字德潤次泉其别號也生不好弄初業儒不就乃棄去業賈然非其好也嘗入市市布四得八歸知其人誤也不及飯走還之又道拾遺金五懸諸門以待遺者毫無所隱是時公正貧尤人所難云無何道甫成進士授户部主事部商多里人不無望公居間公一切謝絶之南樂魏侍御允貞言事侵執政禍且不測時道甫部俸滿再考旦暮遷

矣乃發憤上書救之得俱謫或逆公懟公怡然曰侍御不負朝廷若不負侍御余亦能不負若已迎侍御勞之曰行矣自愛不意兒曹得附君子之後也魏常謂為道甫易為其父難道甫以是聲益大起累遷觀察已改督學三晉公益匿跡燕市疏食布裳依然寒素時時步行里巷中人莫識之喜談古今忠臣義士賢豪曠達之致晚讀宋儒語録欣然有合嘗語道甫曰吾生平兢兢不敢為虧心事以求不得罪於天罰今益有味乎先儒之

言也葢其所契悟深矣方道甫督學時一日念公心動即棄官歸歸甫三月而公捐館舍屬纊語不及家事第云毋厚葬我骨毋以貴人之辭諛我墓其見超世俗類如此生平孝友篤至事伯父母如父母伯兄妹如兄妹終身猶一日而又好行其德困者周之死者櫝之余初以道甫知公令益以公知道甫是父是子所從來矣娶朱宜人有孝德雅稱公配生子三長即道甫名三才矯矯直節古所稱社稷臣也有子如是是謂不死公固不

喜諛如九原可作當亦信余言非諛也誌表碑傳載家世與生卒月日已詳玆不贅銘曰

李自秦遷籍燕軍閥世無顯人有侯而發其發伊何中丞道甫疇其啟之曰有賢父洵美封公賈能市義返布歸金糠粃世利或謂公痴公闓逾喜終窶且貧我道益是嚮慕稱說惟孝與忠道甫敬承步武龍逢慷慨抗疏以救言者而得左官公無愠也謂以禄養無寧以善而行而志毋我顧戀道甫泰然直聲蔚起荐歷中丞嚮用

未已國有重臣公訓是式霖雨天下公之遺德載德於
躬食報於子刻詩豐碑垂千萬紀

亦玉堂稿卷十